

摩些經典譯註九種

TRANS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MO-SE CLASSICS

(Nine volumes)

李 霖 燦
張 琨
和 才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Published by
CHINA SERIES PUBLISHING COMMITTEE
Taipei, Taiwan, China

麼些經典譯註九種

TRANS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MO-SO CLASSICS

(Nine volumes)

李 霖 燦

張 琨

和 才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Published by

CHINA SERIES PUBLISHING COMMITTEE

Taipei, Taiwan, China

中華叢書 麼些經典譯註九種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印行

元 幣 臺 新 價 基

元元拾叁玖百壹幣幣台新裝精
元元拾叁玖百壹幣幣台新裝平

出版者：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

發行者：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

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號

經銷處：台灣書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四號

正中書局

台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中央文物供應社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此書係強魂會教授自來因

1. 估价: 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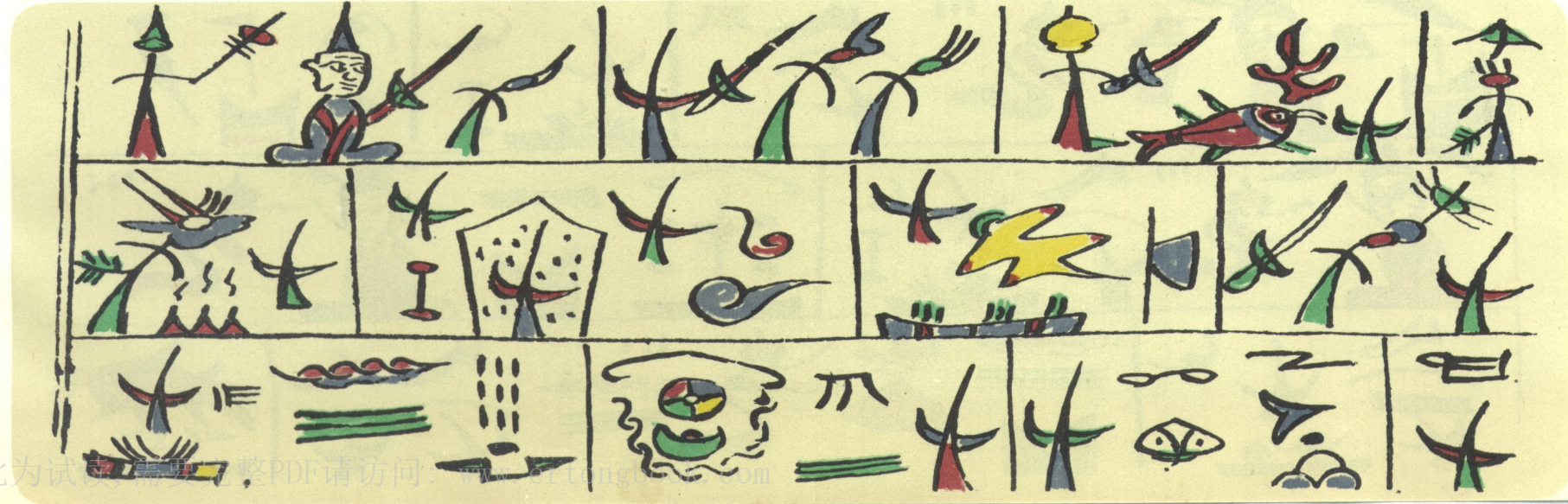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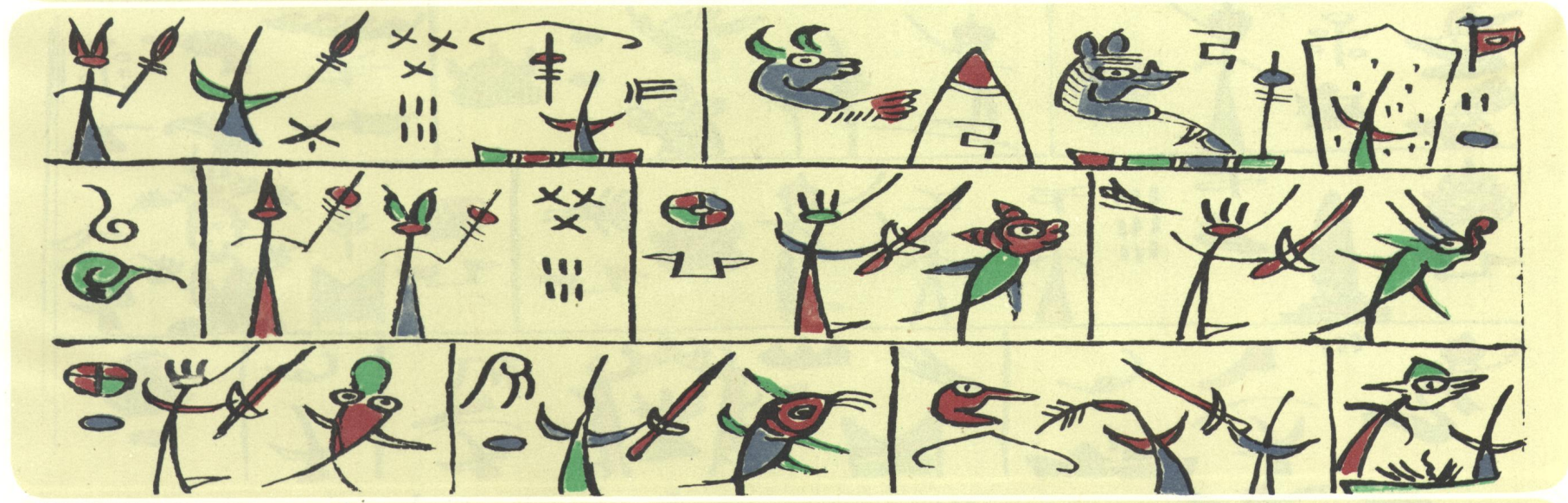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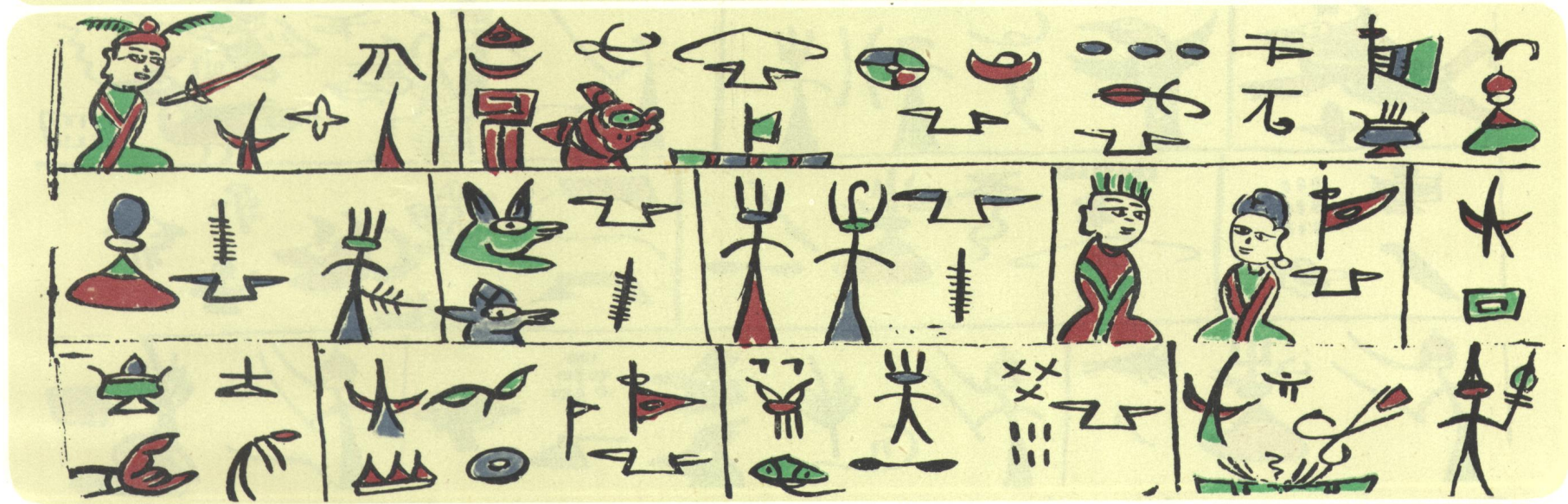
我國雲南西北部之麼些族，自創有象形及標音兩種文字。以此二種文字寫成之經典，向為學術界所珍視。抗戰時國立中央博物院特請李霖燦先生赴麗江調查，獲此種經典千二百冊以歸。為研究麼些歷史、宗教、民俗以及文學等之珍貴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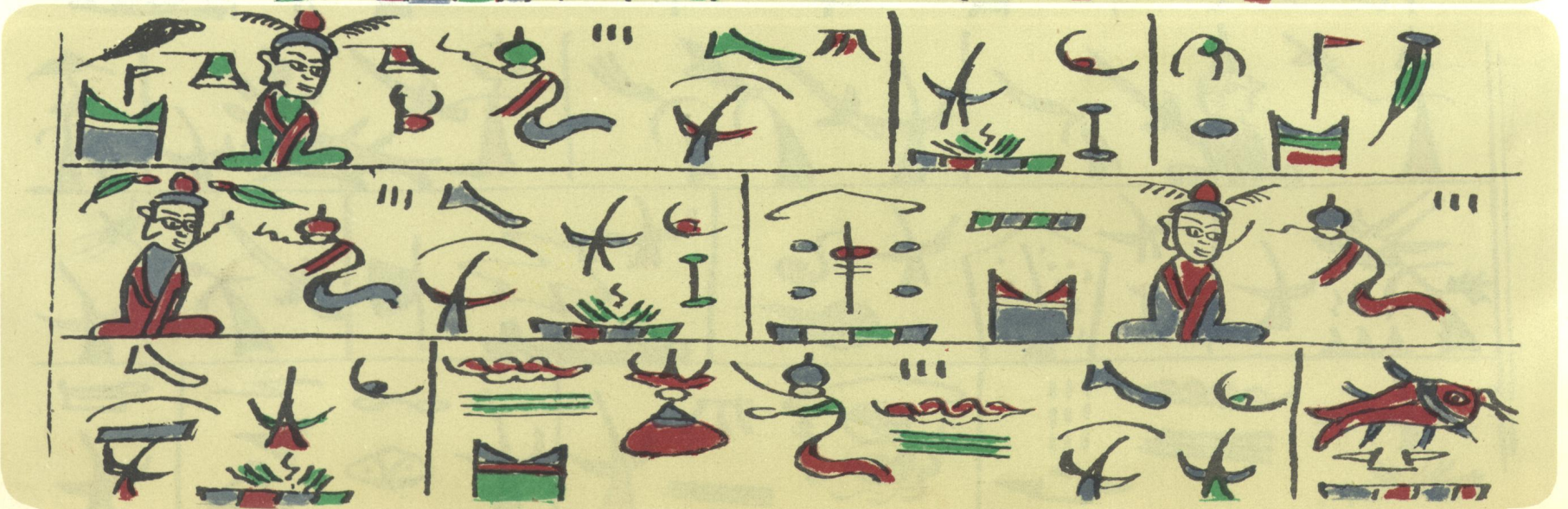
李霖燦先生為研究麼些之著名學者，前曾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為國會圖書館整理該館所藏麼些經典，極得彼邦學人之推重。所著有麼些象形標音文字字典專書，及麼些族之歷史長系、遷徙路線、親屬稱謂、經典版本及麼些文字之發生與轉變等專論多篇，分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民族學報、大陸雜誌各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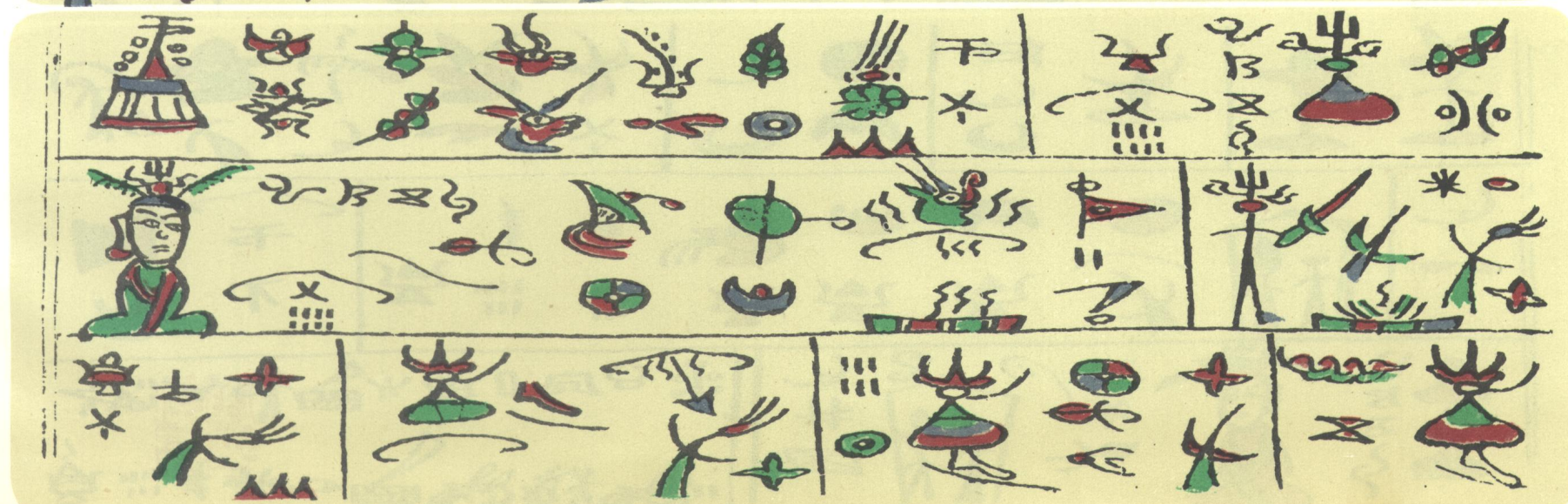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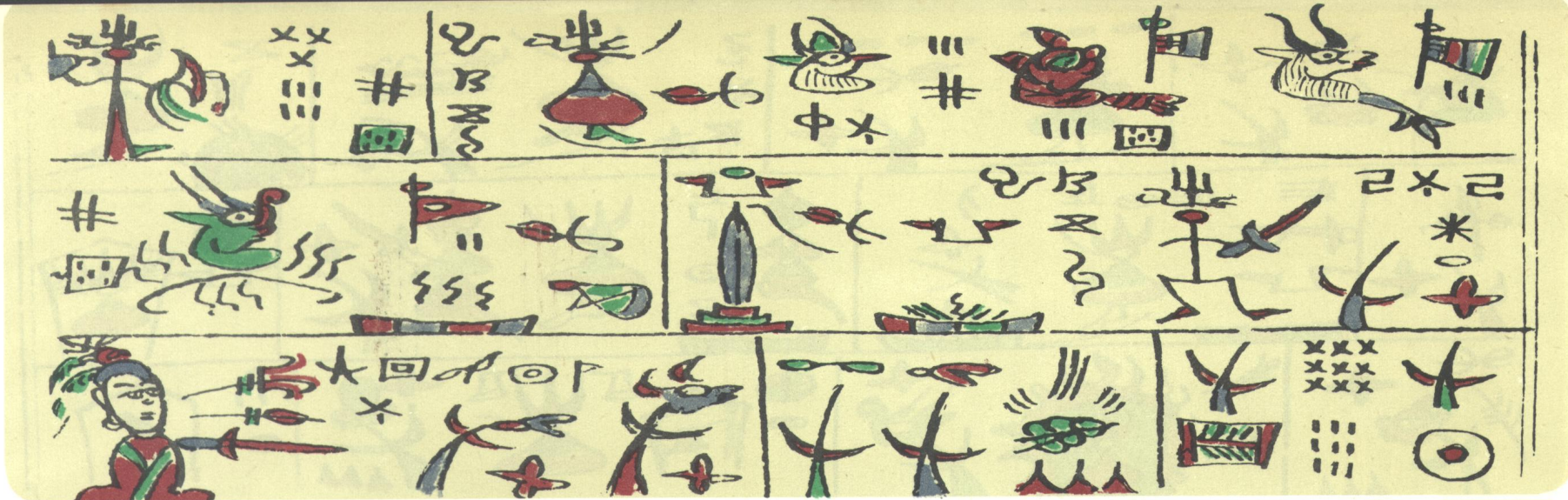
本書為麼些經典九種之完整翻譯，並附有詳細之註釋，對經典原文形聲義三者可得一覽而收。譯著中之象形文字，皆由李霖燦先生親手寫成，墨蹟影印，彌堪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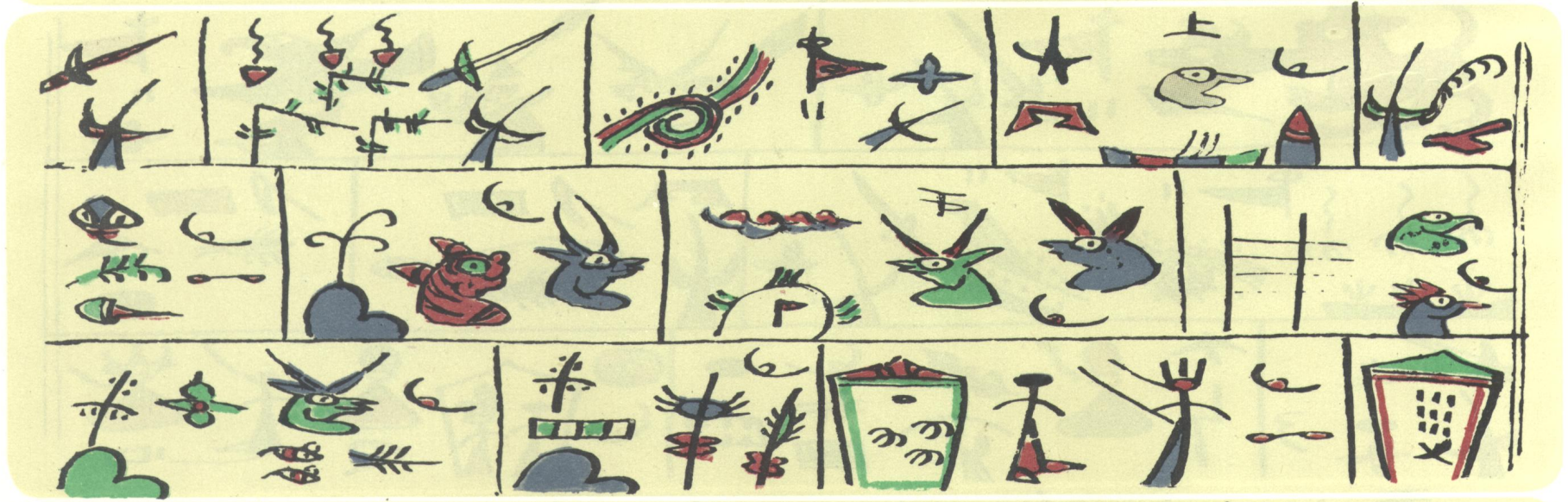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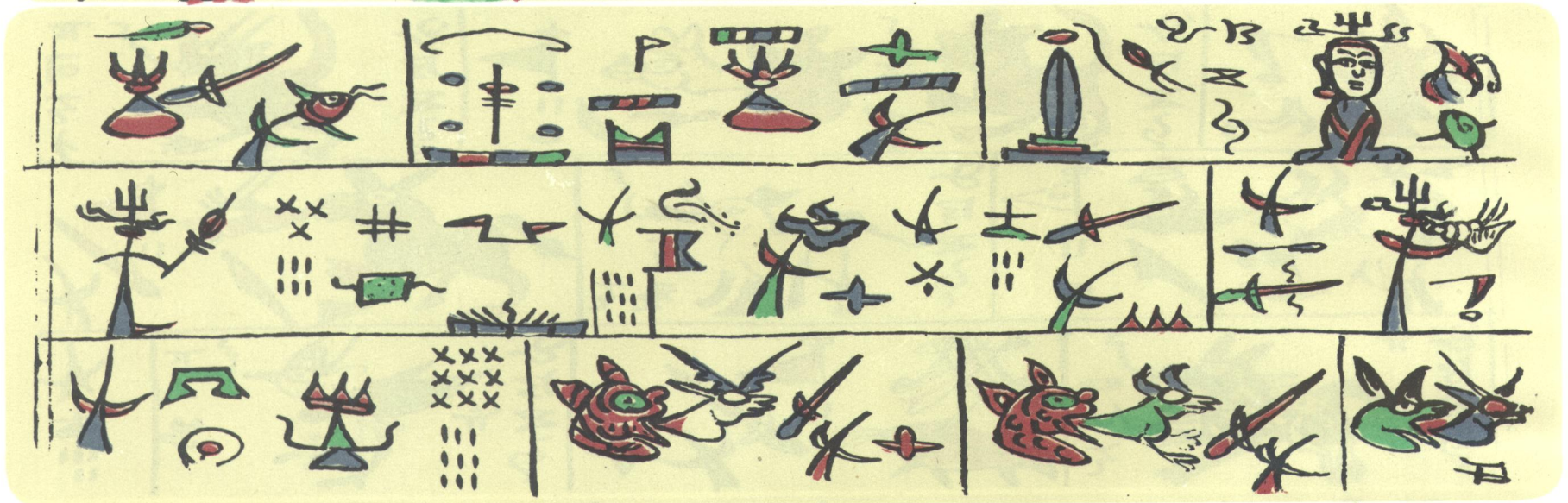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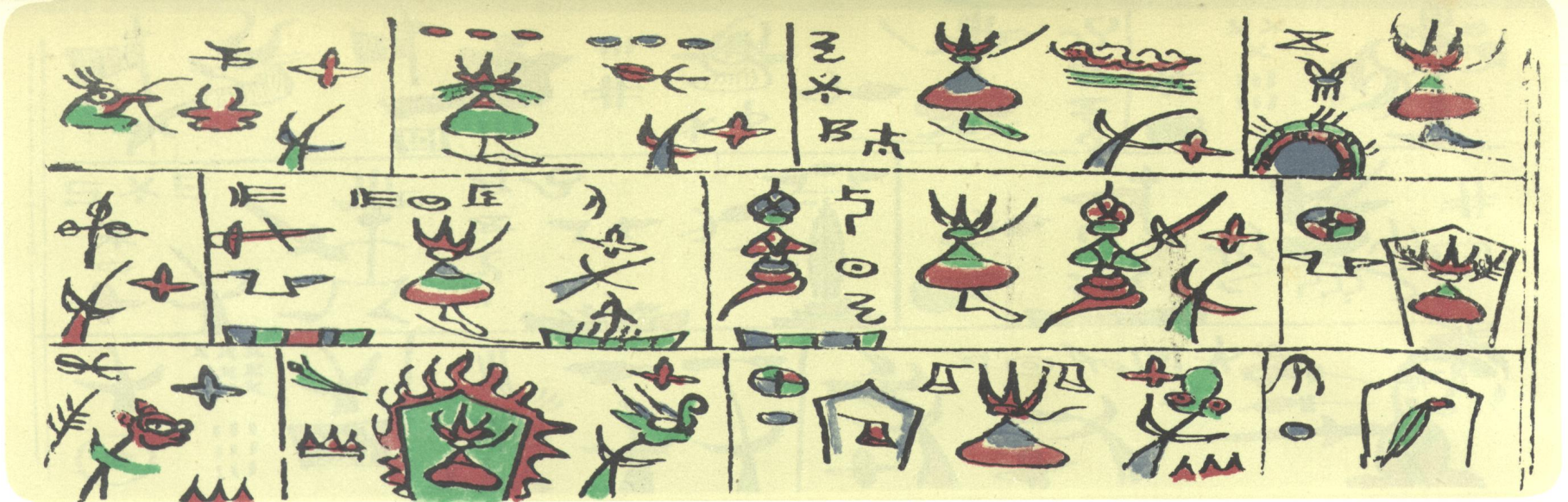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謹識

六十六年九月九日









麼些經典譯註九種

目錄

總序·····	1
麼些經典譯註六種序·····	5
麼些族的洪水故事·····	21
占卜起源的故事·····	89
多巴神羅的身世·····	123
都薩峨突的故事·····	161
哥來秋招魂的故事·····	189
某莉亥孜的故事·····	217
麼些象形文字延壽經釋註·····	237
麼些族輓歌·····	287
菩赤阿祿的故事·····	297
地圖·····	311

麼些經典譯註九種 總序

真高興能爲這九冊經典的譯註來寫一篇總序，因爲這裡面有我年輕時光的研究心血，還包涵了我平生的一段美麗生涯。

建國二十六年對日戰爭開始時，我還在杭州的西子湖邊讀書，隨着國立杭州藝專一路西南遷往長沙貴陽昆明之時，我還根本不知道在雲南的西北部，金沙江的N字大灣區域之內，住有這支有象形標音兩種文字的麼些民族(Mo-so)，更那裡夢想到會爲麼些經典去消磨二十多年的青春歲月？

事情發生得很偶然，藝專畢業後我揹着一塊畫板到大理和麗江去寫生，久聞那兒有一座美絕人寰的玉龍大雪山，我何不綜合中西山水畫之長爲雪山風景畫立一新的宗派？所以一到麗江，日夜都在描繪雪山，後來開展覽會時才發現了絹紙上所畫的點點滴滴，實在不足以傳達高兩萬呎長八百里的玉龍雪山之美，我把畫箱埋葬在山上白雪之中，頽然坐下，嗒然若失。藝術家做不成了，我改行做科學家，於是放下畫筆，拿起卡片，一圖一字一音一釋做起民俗學的研究來了，這就是我「學書不成，棄而學劍」治麼些族經典翻譯的開始。

一經開始，趣味橫生，又得到李濟之董作賓兩位長者的電邀和一大筆經費的補助，約我爲中央博物院作採集和研究的工作，我就坐穩玉龍大雪山下專心一志地研究起麼些經典來了。兩年以後，我編成了麼些象形文字和標音文字的字典，對於每一個象形文字的字源都下了探討工夫，也得到了深入了解的研究樂趣。常同通悉這種文字的麼些巫師盤學問道，到後來他們笑對我說，你就是我們的教主了，在文字盤根根方面，我們沒有你狠！——可以想見當日年輕治學猛勤之情。他們那裡知道，漢文亦是自象形昉始，而迄今字源却已遺失了不少，我怎能使這種悲哀的現象重見之於麼些地區？它亦是我國文字的一支啊！

由字典的單字研究進而到經典的全文翻譯，全靠了我有兩位了不起的好朋友，一位是麼些族朋友和才，他能誦唸本族人的經典又肯跟我到漢人地區來工作。另一位是語言學家張琨博士，我們三個人民國三十年在四川南溪李莊會合在一起的時候，就一面記音一面釋註地做起譯經的工作來。那時候抗戰情況十分艱苦，

但在極壞的紙上寫極工整的字，每天一筆不苟地寫麼些象形文、國際音標和一行行的顏真卿體漢文，心平如水，受用非常。濟老一次看到，大加讚賞，連道：這才是做學問！

那時根本沒有想到出版的問題，後來抗戰勝利這種對字對音對義的譯經工作亦就戛然而止。從南京帶着這項資料來到了台灣，我們三人小組亦各奔東西，和才回到雲南就沒有了消息，張琨博士則去了美國，後來在西雅圖會到了面。在那兒又得遇見了李方桂老師，承他的介紹推薦，張其昀部長交給了中華叢書委員會去印這批經典，那時祝秀俠先生主持此事，很快的就以十六開本的形式印出了我在四川李莊纂寫的六部經典，因為共得六種：洪水的故事、占卜的故事、多巴神羅的故事、都煞阿突、哥來秋和某莉亥孜的故事，便以麼些經典譯註六種為名。時間是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

出版之後，反應良好；胡適之先生和我說：那些故事真有趣，就是版本太小了一點，我正要去買一個放大鏡來仔細的看呢！李方桂師亦在一系列的語言學叢書(Currents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II. PP.184-185)上為文推荐，因為小狗小猫的象形文字和奇形怪狀的國際音標相映生輝，又可形聲義三者直尋地綴以顏真卿體的漢文，在格式安排和了解上有它獨到之處，這一項問題在埃及文等的翻譯處理上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決。

書出版後亦銷售得很快，不久就常有人打電話給作者查詢在那兒可以買到這本書籍，沒想到一冊論邊疆民族語文的作品還會受到這許多知音的青睞，可云是喜出望外。但是應付過去也就算了，也沒有想到再版增訂等問題。心中聊自安慰地說：反正各大圖書館都已有了，功夫總算沒有白費。

但是麼些文漸漸有人注意到了，常常有人以此相問訊。於是我又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所集刊寫出了延壽經(第八期)和菩赤阿祿傳(第三十二期)，前者是我們三人未完成之傑作，三十頁之前還有和才好友雙聲調的記音嘗試，由我根據當日記音鈔本而完成，後者則是為凌純聲老師的祝壽之作，他是我治民族學的啟蒙師，調查麼些族的藍圖就是他草創給我的。

輓歌的翻譯則是由於何浩天兄的催促，剛自國外回來，他便打電話給我，要給包遵彭先生寫一篇紀念文章，他剛逝世，輓歌的印出不但應景合宜，而且平添了一份麼些詩歌的新資料，五字一句，共得一〇一句，真可以比美孔雀東南飛了。

至於把這一些翻譯的資料，綜合以十二開本修訂爲麼些經典九種呈現在大家面前，則全是張宗鼎先生的功勞，六十六年的春天，張先生來外雙溪看我，向我提出了增訂重印的計畫，不但將使缺貨的書籍又有了供應，我亦可以趁此機會把寫好的譯經作一結集，年輕時光的二十年歲月，總算有一個總的交代，心中自是高興極了，因而將經過臚述一番，說明這本書以這種形式來問世的經過，凡是上面敘述到的老師朋友，我都在這裡感謝他們。

看到了麼些經典譯註九種的結集出版，我心中高興之餘，還有兩種感覺：一是我對麼些民族語言文字山川景色的一往情深；一是許多待解決的研究問題，我也應該藉此機會作識途老馬的方向指點。這是一個作研究工作的人在他封手之前應留下來的交代，不然，別人就要多走不少冤枉路了，所以也可以說是道義上的一項責任。

關於我對麼些民族文化的一往情深，雖然近二十多年來我是在做中國畫史的工作，但對麼些語文的思量却一點也沒有中斷，才不過一個月之前，我忽然在夢中解決了麼些語中一個轉述語尾助詞[tswɿ]的問題，在象形文字中寫作“𠂔𠂔”（象束縛之形），麼些經典是一種朗誦文體，在一句話的末尾要表示「傳說如此」的意思時就用這個tswɿ來表示，我却一直找不出一個合適的漢字來翻譯。上個月一覺醒來，忽然大叫一聲：吾得之矣，這不是新聞記者常用的如此這般的「云云」麼？——於是懸疑已久的一個問題，迎刃而解，痛快無比！

上一週在淡水別墅的一次筵會中，我向李方桂老師說起這段「夢」話，惹得他都笑了，“你還在搞麼些文呀！”並告訴我在印地安人的語言中，也有這種「如此云云」的語助詞，真是吾道不孤，此文同、此理同、此心同也。——四十年才尋得一個字的正解，我好笨，沉迷至此，亦可喜也。

關於我研究未畢繼來者應向那方面下手的指點，我原許下一個宏願，要作一篇「麼些文化研究的現階段」的文章來問世，但是如今看來，一時恐難辦到，世事倥傯，還是先寫一個大綱比較有個交代，我以爲每一個專家對他的課題封手之際，都有這種點交的责任，現在就說我的這一方面：

首先，當向永寧設治局西北方向的噴噶嶺進行一次調查，麼些開喪經的「起祖」路線，很可能就是以這座終年白雪覆蓋的大雪山作爲起點。如今麗江一帶的麼些人死去之後，「多巴」巫師還要一站一站地把死者魂魄送回到這裡，我曾發下

傻勁一站一站依照經典記載追溯到了「木里王國」的境內的無量河邊，只不過幾天的路程就可以到噴噶嶺了，即因當地鬧匪患而不能到達，至今引為憾事，所以首先留一個囑咐在這裡，若有有心人做這件工作時，從無量河邊西北指就可以到達噴噶嶺了，方位是在東經一〇〇度與北緯二十九度左近。徐霞客亦非常仰慕這兒三峯一湖之勝，希望有人能代他完成這樁心願。據我所知，麗江一帶的麼些經典對這裡的地名有「錯簡」的現象，好在無量河一帶尚有麼些人居住，對勘一下「起祖」路線，就可以解決麼些族的遷徙路線的這段問題了。

其次，在麗江東北金沙江 N 字大灣的河套內，地名叫做東山刺寶，這一帶的經典寫得十分精細，是麼些經典的上品，應該多多採集，我為中央博物院採集的地點是在麼些族遷徙的下游巨甸魯甸一帶，品質上可能差了一籌。而且耿耿於懷的是聽說這一帶有銅做的「筆」，和現在我們用的鋼筆尖很相似。麼些巫師多巴都是用竹筆削尖了來寫，用銅筆說是只有東山刺寶才有，這也是他們經典寫得精緻的原因之一，希望還能在那兒找到一兩支銅筆的標本，再遲就要消失殆盡了。

最後則是瀾滄江一帶，也該走上一趟，我曾從劉家駒先生處得到一本葉枝地方的麼些經典，那文字在遷徙下游部份顯然是有了點變化，聽說在德欽設治局左近，還有一部份麼些人居住，也該去調查一下。這樣，三管齊下，就可以解決麼些文化全部梗概一些未了解的問題了。

總之，麼些是我國西南邊疆上一支優秀的民族，自創有象形、標音兩種文字可以為證。現在結集在這裡的譯註九種是我和一些朋友年輕時候的心血結晶，從這裡可以正確地深入地了解這支邊疆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宗教方面。至於我個人，因為數十年沈緬於斯，又對美麗的玉龍大雪山情有深眷，希望我的這一方面的著作（包括這本譯註九種），都能為麗江父老和大雪山靈所喜。我愛這裡的一切，不但時時思念，他日化去，我的精靈魂魄亦必定會縈迴棲憩於斯，因為我在這裡度過了我最美麗的年輕時光。同時，工作的本身，以經典的翻譯為例，既是科學，又是藝術，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以這項追求作我生活的高標，請看展示在序文前面的這一冊麼些巫師接神經典的原貌是如何地精美動人！

六十六年五月廿五日

李霖燦自序于台北外双溪綠雪齋中

麼些經典譯註六種



序

雲南省西北部麗江一帶的麼些族人，使用着兩種文字的經典：一種是象形文字的，另一種是標音文字的。這兩種的文字，經過我初步的整理，與張琨和才先生共同編成兩部字典，分別列為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之三，在三十三、三十四年出版：一種叫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一種叫麼些標音文字字典。

象形文字在麼些語中叫做[sa-tɕɿ ru-tɕɿ]，是木字石字的意思，說明這種文字的造字原理是‘見木畫木，依石畫石’，用象形文字寫出來就是「   」，完全是一種圖畫文字(Pictograph)。標音文字在麼些語中叫做[ɕɿ ba]，有徒弟弟子的意思在內，用標音文字寫出來，就是「 尿」，一個音節一個符號，成為一種很嚴格的音節文字或音綴文字(Syllabic scripts)。這兩種文字外貌的不同，由前面的例字上亦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來。當然，這只是一種粗畧的分法，也有一些字並不是如此簡單就可以區分的。

這兩種文字都與麼些族的巫教有不可分的關係，麼些族有一種原始的巫教，被人稱之為‘多巴教’，這種巫教所用的經典，就是由上述的兩種不同的文字來寫成的。——‘多巴’就是[to-tɕɿ mba]的音譯，指的就是麼些族中這種祭神禳鬼的巫師，象形字寫作，畫一個頭戴‘五佛冠’的人像，他就是這種巫教的主持人，也是這兩種文字經典的持有者和解釋人。

麼些族的巫師雖然同樣地使用着這兩種文字的經典，但這兩種經典的數目却懸殊得很：形字的極多，而音字的極少。以我為國立中央博物院所收集的數字為例，在一千二百三十一冊的麼些經典中，竟然是只有三冊是用音字來寫成的。所以我們在這裡翻譯的六種麼些經典中，只選擇了一冊音字本的。意思是以此見例，使大家都能見到音字經典的本來面目。

這兩種經典不但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差別，而且在地域上亦有很清楚的劃分：在這一族人遷徙的上游一帶，那裡是只有形字的經典而沒有這種音字的經典的。

因為那裡根本就沒有音字。到了他們遷徙的下游地方，出現了標音文字，所以在形字經典之外，又有了所謂的音字經典。這大致可以拿麗江縣來作一個區劃：麗江以上，取東北的方向，如東山、刺賓、中甸縣的北地、無量河的下游一帶，都是只有形字經典的。麗江以下，向南折而西北，如南山、巨甸、魯甸，以及維西縣境一帶是形音兩種文字的經典全有的。如在這裡翻譯的音字本占卜起源的故事就是在巨甸區內收來的。——這冊經典原有很好的形字本，但音字本難得，這一冊意趣最好又份量最重，所以放棄了象形文字本而改用了標音文字本。

在這一集中共有麼些經典譯本六冊，它們排列的次序如下

- 一、麼些族的洪水故事-----（屬退口舌經）
- 二、占卜起源的故事-----（屬祭風經）
- 三、多巴神羅的身世-----（屬超度巫師經）
- 四、都薩峨突的故事-----（屬祭龍王經）
- 五、哥來秋招魂的故事-----（屬小祭風經）
- 六、某莉亥孜的故事-----（屬祭龍王經）

第一冊的洪水故事是麼些族的創世記，這故事在麼些族中流傳得很普遍，內中又摘要敘述到本族的許多典故，時代又非常之靠前，是一冊異常重要的經典，所以把它列為第一。占卜起源的故事是用音字寫成，占卜在麼些人的生活中又佔極為重要的位置，這經典的時代也很早，列之為第二。多巴神羅的身世是敘述麼些巫教教主的生平，這大可幫助我們對這種原始巫教的了解，所以列為第三。第四五六冊的選譯是由於故事情節的有趣，把它們歸在這一集中的原因是由於時間的段落。以後翻譯得夠一個數字時，預備按次序地一集一集編排下去。

每一冊經典譯文的前面，都有各自的短序，說明這冊經典得來的經過、尺寸大小和翻譯的地點時間等項，所以在這裡只就全部譯經的格式、音韻系統和音值對照表來作個概括的說明如次：

一 翻譯的格式

A. 象形文字經典的翻譯格式可以分作四個部份：甲，原文，乙，音標，丙，意譯，丁，附註。

甲 原文 這一部份很簡單，只是把原來的麼些經典照樣地抄錄在這一頁的上端。為了保持麼些經典的本來面目，我們不在這一部份內添加任何符號和數字，目的在使讀者看到這一部份時，就如面對麼些經典原本一樣。若把這一部份裁下來，再在左端用線訂起，那就正是一本麼些巫師常用的經典。這一部份全由和才先生來負責，因為他不但是麼些族人，而且是那一族人中的‘多巴’，由他親手寫出來的經文自然是‘非常道地’的。

乙 音標 這一部份以音標為主，用國際音標記錄麼些巫師對這頁經文所誦唸出來的聲音。在音標的下面，附有直譯的漢文，表明這一個音節的涵義。若兩個音節等於一個漢文的義的時候，就把漢文寫在兩個音節下方的中間。餘可類推。這樣直譯一遍，為的是可以看出麼些語法的結構。同時在音標的上方，我們又把麼些經典的原文準確地寫在那裡，於是麼些經典原文的形聲義三者都具備在一起，研究起來非常之方便。

所以音標這一部份非常重要，可以說是全書的骨幹，不但記錄了原經文的唸法，其他關於文法的分析研究都是以此為據，而且下一部份的意譯亦是由此而出，若沒有了這一部份，那就都談不上了。——在這裡微覺欠缺的一點是‘字源’有時沒法交代，因為麼些經文用字，通假時多，只能於音值下注‘義’，字源就不能不從闕。好在我們編有麼些象形文字字典，那上面對每一個象形文字的字源，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讀者可以對照檢閱。文法的研究在這裡也能以供獻原始資料為限。

在這裡不能不有一點繁瑣的說明，就是每一個音節的上面，不一定都有象形文字在那裡，有時候且很長的一段讀音上面連一個形字也沒有。這會使人發生下面的疑問：是忘了抄寫象形字呢？還是一個象形字就要讀成這麼多音？——都不是。這關涉到形字經典文句

組織的基本問題了，原來麼些象形文字經典的文句組織很不完備，它只是一些零亂的符號堆在那裡，巫師們只是用這些疏落的號誌來協助他的記憶的。所以我曾戲呼這種文句組織是‘天女散花’式的。一個完整的文句，本來需要三十個字來記錄的，麼些巫師却在經典中只寫七八個形字便休，其餘的仍原封未動藏在他們的肚皮中；等到你請他們唸經的時候，他一看見那疏疏落落的七八個形字，就把那三十個字的一段文句全唸出來了，於是就形成了那種音多字少的怪現象。

在上面說過，麼些族的象形文字是一種圖畫文字，正在從圖畫向文字演變的過程中，所以在形字經典中還有簡單的‘圖畫’在遺留着。處理這項‘圖畫’也使我们時常為難，巫師們把這看作‘連環圖畫’，一口氣唸上幾十個音節來解釋個中情節。我們可就沒有這麼自由方便，無奈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從權拆割，把一幅圖畫的人物、動作、道具分別拆散放在正確音值的上面，讓讀者自己在情節上去聯接拼合；另一種則是原封不動，把整個的簡圖放在這一段音標的最前面，使讀者自己覺察到，這一簡圖的情節是需要下面那麼長的一段讀音的。所好的，這種圖畫的遺留不太多，不至於和上述的‘天女散花’式的增補文句糾葛不清，所以還無大礙。

形字經典通常都是橫行式，像貝頁經的形式而在左端（有時則在上端）用線來訂起來。三行式的居多，讀法自左向右。四行本六行本都有發現，在這裡選譯的五冊則都是三行式的。為了和這配合，在音標及意譯部份也排列成三組的模樣：第一組相當於原經典的第一行，二組三組，依此類推。為了醒目，一組三組由最左端起行，第二組則退兩格開始，這樣第二組就顯凹進去一截，查對起來非常方便。

區分了行，還要區分行中的小格，形字經典一行中常有兩格三格到五格不等，這原是他們的句讀，一小格就等於一個完整的文句，不過不夠嚴格。在行列中這麼垂直地劃上一豎‘|’，（音字經典中有時作⋮，）這項符號到音標及意譯部份就成為豎的一道虛線‘|’，這樣